



職方典第一千一百七十卷

德安府部藝文二

重修孝感縣後湖記

明羅勉

天子卽位之三年大詔天下勤力農畝以爲小民所依莫先於稼穡而稼穡莫先於疏陂湖濬構洫修圩堤俾旱有所灌溉澆有所注洩則雖歲凶不爲害於是分命州縣有司每里擇二老農以董其事勉時知孝感縣事同寅盧君喆徐君敬幕僚江君應宗相與謀所以奉天子德意適縣耆老周瑀等來告曰縣後湖廣二里袤五六里灌其水灌田可千餘畝元季兵燹圩岸洩漏不治游麋鹿於魚鼈之宮者八十餘年以是田歲苦旱周湖之民益困余聞之赧焉於邑乃卜日臨舊堤缺處備牲酒告馮夷召編戶之丁壯者二百人石工二十五人鍛夫四人圩長一人委醫學官董浩總其役始事於十二月朔落成於是月之既望瑀等乃踰而言曰湖類縣官力歲歲活我貞郭民無算不爲文勒石以垂諸後則無以彰朝廷勤民之意而今日之趨事者亦將泯而無聞遂書此以志且以爲後來修堤者之章程云

李公橋記

宗彝

隨城之西百二步許曰合溪有流水瀦漫過而有聲遡其源出州北紫城山始涓細抵山石崎嶇曲折十餘里逾城越闢漸渟洞徐奔灑然而南入於溝河人以其水合山溪謂之合溪前代不知誰橋溪上父老相傳曰歲豐橋世遠水決而橋毀者不知凡幾許年每水落溪乾斷石滾滾橫淺湄過者指點爲橋址有時山水泛漾合溪混浮纓淺水淼漫闢數里逾八九日人莫渡公私阻廢涉者往往陷溺歲爲民苦弘治丙辰隨守李公由秋官判岳陽擢守隨下車歲餘日矜民憤巡阡陌每過此回顧心一惻然丁巳八月捐俸鳩工鑿石滾山越月輿石盈溪命僧正惠方輩結廬溪左督工鑿石工師黔庶日爭効力僅二月而橋告成北去舊址約百步許高二尋廣丈五尺長七丈東西橫跨溪兩崖通襄汴荆鄖諸郡之官道凡隨之廣逾三百里橋於溪山者十有九而莫若是橋盤踞號砥特起平原超涯截壑與雲升沉而適當漢東之要衝官道之脈絡自是不限遐南北而登庭者雲仍雖霖雨愆澑野水漲渫咫尺溟渺而往者來者不謝衣履橋之功也隨父老懽呼道上相率請記於予且曰往古崔公分符雍州渭水淺不通船公作橋渡渭雍人名橋曰崔公今無歲豐橋而人强名

之無亦物毀名存而久假之耳請更之爲李公橋何如余如父老言以告別駕吳公時勉節判王公宗器幕賓馬公彥德咸成之如一口吳公曰諸老以橋名李公無亦有鑒於古乎余曰昔者昌黎韓公謫潮州驅鱷魚德孚潮人潮人名其江曰韓江山曰韓山今諸老以橋名李公亦潮人以江山名韓之謂也書曰民罔常懷懷於有仁李公舉進士有聲卽秋官判岳陽有聲及守隨益著賢聲當道屢章上聞宜乎隨之人借賢名以榮橋借橋名以懷仁非謂一橋足盡李公之善政也吳公曰然諸老名橋之心信如先生之論第不可不如其請以如其心也明日諸老力請之誠懇徑率卒不可回遂更橋名而爲之文以志是歲弘治丁巳十月李公守隨之明年也李公名克嗣字士修西蜀之內江人

溫泉記

俞釗

隨陽西行百里許有地名曰梅坂高山峯崔嵬拱雲巒綺綰錯林霞島霧聳嵐含輝自巖谷委折而來溶溶然有泉出焉不熱而熱不燄而溫泓渟洞流注於一窪卉荒蘚翳傾亞缺圮弘治戊午春正月隨州太守李侯循行阡陌道經梅坂顧瞻形勝見而奇之命鄉民趙信等除繁木剗奧草而得

溫泉之脈規畫量度甞一小池廣八尺深二丈引泉鑿而注之以爲洗塵之所池之上構一小亭覆之扁曰溫泉泉之前又構屋三間以屏障之居者耽於斯浴者憩於斯行者息於斯造化效奇至是始顯夫地靈嗚呼地不自美因人而彰曾城沂水會稽蘭亭不遇其人則勝跡湮鬱徒貽林淵之羞然則是池之設豈專水泉之適歟抑川原之勝歟殆天假之奇遇或者因其細而知其大也耶李侯名克嗣宇士修西蜀內江人登弘治丁未進士惠澤治於下政績聞於上修學宮立禱祠構洗心亭鑿夜明池有功於隨多矣此特其一事耳因書以記時是歲孟秋也

龍興寺記

向光振

明嘉靖四年乙酉秋七月應山縣龍興寺新作毗盧殿成向子光振聞而遊焉曰侈哉懼弗承也已比丘曰茲山裔在邑東內幽奧而外峻絕徑由澗中石嶇水駛是故四時無車馬之迹鳥獸草木無驚擾之患夫子曰弗永何謂子振曰吾聞之敬以觀德則以處事功以食人不易之道也古者先王既有天下崇立上帝明神而敬事之於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教民事君諸侯春秋受職於王以臨其民大夫士日恪位以儼其官庶人工商各守其業以共其士夫然後上安下順而可以永久今茲士

本之迹非以敬德也空寂之道非以則事也遊惰之術非以食功也假虛舍那在猶恐其有所墜失
迺其說徒存而迹斲彰懼干先王之法而自遺伊戚矣比丘曰唯唯抑聞諸大覺蘊空而邪妄惡性
著而難苦解是故身於何有豈其戚之能生惟是吾亦懼有所墜失葺其居崇所事也尙其人示若
存也又豈敢厭縱其耳目以干先王子振曰嗟哉迺今知臺城之變梁武溺焉誰謂浮屠氏爲之夫
陰陽者自然之勢也扶陽而抑陰者聖人之教也要之吾有以勝之耳雖非先王之道也何害比丘
曰此寺不知創於何時昔者掘地得鐘焉識曰天曆蓋元已有之遡元而上莫之或考金石不足也
夫子之言可詔夫後之人請刻石以徵於永永殿據山斬石爲址凡六楹旁翼四室登其上平揖諸
峯前爲石級護以石檻內像諸佛鏽鼓器物皆備

印臺書院記

羅洪先

楚傅子德輝居應臺山之側察宜觀象登岡阜尋直若冥契焉學成出爲天子御史有能聲既躰而
興不鬱所操人謂傅子得之應臺云羅子曰襲水土而敦仁者大智之造也慕幽鬱而藏用者強服
之修也樂曠莽而寄情者捐俗之適也興采物而呈葩者多文之資也傅子奚得諸進不失正退則

古今圖書集成

得己唯大智者爲然御史法臣也法臣以法進退天下猶山之羣望也得失人皆議之矣詩曰天作高山夫人亦有之中立而不倚乃所謂樂山也傳子奚得諸然則非得之應臺乎

自得園記

張紹榮

自得之義何取素位而行無入不自得之意也予久困場屋幾得而復失者屢嘗以爲憂忽翻然悟曰此有數存焉非文藝所能博換焉者與其爲此所束縛焦勞苦惱孰若樂天知命守正俟時順吾性以率吾真耶予性癖葛花木耽詩文卜地於城隅得荒園數畝築室於上三年成之匾爲自得規模弘敞而山水之奇天造地設東接城阜西鄰巒校臺山案其南辰樓枕其北城下開小徑逶迤迢遞可通往來當戶有石階峻嶒可攀援上下柴門傍竹芳草盈堤桃李成行椅桐夾道松巒端拱宛若畫屏地多出泉引水爲池有圓池名太極種以瑞蓮育以金鯉中坻其地乃建以亭門屏內有方池焉潛以多魚客來舉網可得中有橋直通亭臺樓閣橋之上有欄坐而憑之竹影波光自相掩映亭前有名花異卉十餘品其他常植不登數一捲簾而山水樓閣之奇舉在几席間有客題之曰城市山林又有取其景之可詠者分而爲八亦頗自然雖未敢擬之勝地名園惟縱意所如皆爲樂事

若有無入而不自得者命果通也推此樂以公天下命果塞也持此樂以終吾生竊怪世之狃於功名富貴者未得患得既得患失詎知通達順逆稟於有生焦勞苦惱竟爲何益矧吾生寄浮溫於大海托一枕於黃梁秉燭夜遊猶恐時之不逮顧以有限之年索無窮之欲何惑也其有計錙銖之利爲升合之祿間關萬里奔涉四方寒暑有所不辭風雨有所不避險阻有所不恤區區利祿幾何而自苦若此其視自得之義何如哉故觀於眾人之自苦而益知聖賢之自得不可及也孔顏樂處竊欲尋之而未之逮姑以是名園以見予志焉

神鼎閣記

王世貞

鼎何以閣也以皮鼎也何以皮之志神鼎也何以稱神鼎蓋萬曆之甲戌九月御史中丞趙公撫楚議城孝感其明年乙亥正月城成而少參王君議城當有所據險因拓其西北陲卽湖隍焉方就築而地中鏗然鳴衆怪而掘之若干丈得一函遇風則爲燼燼燼而古鼎出蟠腹多口三足兩耳周圓端嚴體被五色空青結綠與天並瑩中有識皆古韻籀文大小凡六十字其不可辨者僅十鼎甫出而有紫雲蓋之三青鳥時時回翔其上夜所置處輒有光光上屬天于是王君與僉憲鄧君德安甫出

守相顧異之以詢邑三老對曰鼎養也夫茲邑曰孝感而千戶所曰孝昌其出也殆聖主孝養兩宮之祥乎參軍任夢棟等翼如而前曰鼎三公承君象也易有之鼎玉鉉大吉無不利天子拱己而聽師保以恬養萬類卽雉膏無弗食焉庶幾哉其徵乎博士諸生曰均有之卽不讀永平王雒之詔以公卿大夫得其理耶而賜三公帛五十四九卿二千石半之且以初祭之日陳之於祖廟以示孝養也今胡以異是於是二君乃爲闈以度其鼎而郡三老中丞曾公某等以書來謂世貞其記之世貞故有藏薛尚功鍾鼎款摹其識讀之皆合蓋周仲父鼎也當周之時南宮仲爲卿士以王錫作鼎三而此其第一其言惟十有三月者月之閏也王在寒師寒師地也錫於殘王殘杯之小者也作乃采對王休命言集事告成也鼎也而謂之鼎父乙尊鼎煮鼎也父乙者周初接商器也惟臣尚中臣赫赫者取赫赫師尹義也夫此周鼎爾而謂之神何居昔者漢得汾陰鼎而帝嘉之羣臣上壽賀陛下得周鼎吾丘壽王獨謂非周鼎而對上曰周德始后稷成文武其報禎應鼎爲周出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至於陛下功德愈盛天瑞並至寶鼎自出非周鼎也夫周鼎而漢則漢今而明不爲明哉若記所稱神鼎不炊而沸不汲而盈氤氳之氣自然所生今固未能爾然其恬闊于未治之候

而勃發于休明之代先之以鐸鳴翼之以雲氣而顯之以光怪此不亦幾於神哉天子方與公卿輔
弼之臣日夜講明文武成康之所以治取其道而略其器而公車虎尊所受法得言異而不言祥以
故靈顯赫奕若茲鼎者三老博士諸生僅得拊手加額於州里而已嶽修貢川效珍吐金景歎浮雲
非班孟堅之所致頌於東都者乎夫末世之頌音不在下而治世之頌音不在上二大夫業覩茲休
瑞然不敢以聞姑闇以皮之而吾姑爲之記之明德固出漢萬萬上也趙公賢王君璇俱周人鄧君
林喬蜀人馬守文煒齊人

寶菜軒記

陳繼儒

吳長卿官灤州刺史僅六月當遼左軍興悉索敝賦莫能支以彊直節省得罪去移倅德安郡郡圃
蕭然構新齋三五楹讀書其中餘地種菜披雲鋤雨壹似野叟田夫之挈罌灌畦者陳子聞而高之
曰吳子貧矣儻矣長卿曰人生衣食裁足已厚幸又薄有官俸以供俯仰不謂貧新齋適成客贈花
贈鶴贈數種書門生問字剪霜莖烟甲共享之不謂儻昔韓晉公一吏冥司勅主人間食料三品以
上日支五品以上而有權位旬支六品至九品季支料幾何此鬼神所不甚吝飛而食肉者所不暇

爭也舜糗草孔飯蔬閔含餗范斷蘿之早韭晚菘蔡樽之紫茄白莧卽聖賢豪傑皆然况吾儕
何人而敢望五侯鯖郎官鱠乎吾嘗笑何曾不食大官所設滋味過於王者李贊皇丹砂寶玉雜投
誠羹此復何樂亦復何味遂致罷人五欲甕中幾老死不得出二公有知悔不作寶菜軒主人爾長
卿才甚奇書甚博智中甲兵甚富而能性安藿食若將終身願得還吏隱之樂昭烈謂張桓侯云
吾豈種菜者耶長卿笑而不答

贈鄭唯東守德安序

顧璘

三山鄭子將守德安過東橋子曰淮不佞嘗爲司徒郎惡夫惰也而好舉廢或失則煩惡夫隱也而
好直言或失則激亦旣有懲矣今且從外吏之後將亦不利於斯道乎東橋子曰惡是何言也事苟
不廢安常爲功何尚乎首議人苟無過與善爲德何取乎過論君子之取舍揆諸道而已矣夫何容
心之有是故知其廢而不舉者是見大廈之顛惜一木也知人之過而言不直者是見滌厲滋之以
參苓也陷人於敗亡謂之不忠況以從政乎哉太守百度之綱舉之猶懼其廢况憚煩而安惰乎承
上臨下言不直則養蠹於政且流之民也况畏激而彊隱乎子行矣率子之故與道爲徒雖三公猶

是也至於毀譽利鈍人作之天成之吾又何與焉

德安府重建社稷壇記

何遷

成安蔡公之守德安也政務近民補助漁滌有方民用靜治然後旁引縣教摩採之而示之趨期年
民蒸蒸好服禮義公乃有事於神而境內秩祀繇此起焉郡三壇故設郊坰南祀風雲雷雨山川北
祀厲而社稷祀在西北由有郡以來未之有易也弘治初藩封至始析而易之收其二不領於郡郡
所得祀惟厲爾歷七十載藩凡三易祀率不易至嘉靖末藩復絕而國廢於是郡領諸祀皆還其舊
然祀專而壇不設春秋壇無常處既四載矣蔡公至承祀其間肅恭蠲潔以介神勞顧令典大缺慨
然內計之至是乃撫郡乘南北沒於民北沒於潁水潁水逕北迤西而南當其迤處一丘隆然特起
巒衍而麓橫斷大野宋建勝業寺其上入明以祀社稷近麓皆石水不得沒故其址獨存公旣選
南阜以修常祀待雪榮改厲於東北隅以從幽奧若茲壇者故墟中格鞠爲草莽公疏而出之負離
而坎而壇高三丈周一十三丈繚爲內墉四十八丈前闢神路左宰牲庖庫右齋舍翼室凡四區各
三楹外復爲墉九十四丈重墉四達各爲門西臨衢伐石爲坊顔之不經時二壇并成式恢制舉危

碩麗密楚服讓美焉乃其費斤羸公帑不以聞於民壇成公復承祀周旋有容寅慤隆於初而神益
顧歆休睨顯答歲以順成疵癘不作民疊疊乘惠迪赴疇祉然後知公有以宜我也郡僚順德張君
昆明施君郊周君相與落成之乃屬予爲記予聞社稷之祀邦君分土受於天子所從來久遠矣由
傳記所稱水土五穀之爲養也民資之以生而祈報之情必俟於長我者而爲之庶幾能通於神焉
故務明鑾豆之節以盡其禋祀之誠夫邦君所得爲凡以宣民而已先王立國之經後世守之不衰
其數如此勾芒后稷雖甚不可湮非其訓矣予嘗校覩傳記私竊遡而思之乃其義蓋有難知者社
稷資民生其化甚溥有水旱之過則變置其責又有所必專而其生物不測所謂神也緣祈報而效
靈以此語博厚足極其微否歟貓虎昆蟲迎報之所不遺也假令社稷亦將以此索饗之擬其功於
禽獸之役豈其類歟邦君有事由辟修齋戒於斯須以爲神之聽之可以度且格於是焉雲漢之什
圭璧既卒期以我聽是已彼閭閻夫婦奔走於困扎其爲叫號顰祓史巫紛告不能以斯須斬也而
長民者俟其災禍既至乃治禳禱肸蠁以徵於不可知是閭閻之所爲禱也於對越何哉生者地之
大德也順承天施率育不已其爲養也固如是而邦君政在宣民勤施而左右之亦無所與於神也

然用其愷悌升爲馨香足以播和導祥而昭明蒸蕪若將接於神明以相民暢遂樂生而不逢患蓋所宣序於政者有以茂對乎神之貞能而贊其化動於純白者積於持久致其休嘉者根於潛默而可以斯須盡哉彼沉玉瘞帛薦徹以爲侑雖極備且嚴周禮之所以爲文而非交於神以幾相民者之務也社稷德在資生乃宜民之心君子所負含於敷賚而窮於幽渺足以質之非苟而已後世此義不明依其文以爲禮則性不可盡而神亦無以爲質彼質鬼神而無疑豈所與議於器度儀章之際乎天地人鬼至草木蟲魚皆吾性也性盡則上下幽明莫不燦然以著引爲一體焉毋寧有外哉遷固謂君子交於神以政不以文其饗也有常不在承祀故觀性於所著足知其可質爾乃先王取典禮以教後世則祈報之文斯須之敬不舍焉所謂立國之經有司之所事事也德安秩祀弛而復興事擬創始其爲典禮不細而蔡公適以是時至公先民而後神其知禮樂之情蓋已獨至第指次其所爲備且嚴者亦足以紹明先王之遺不愆於立國稽於其政不可究辨哉予故記之俾繼公而來者由祀事以求宜民之政於茲壇必有徵焉而予言蓋俟之矣蔡公名可教號虛菴嘉靖己未進士由戶部尙書郎至期年而壇成時降慶三年也

隨珠堂記

王納言

漢東書院既成復於先師殿後作堂五楹爲遊息會文之地落成之日不佞言進諸生而語之曰古稱漢東之國隨爲大自神農氏以來名世輩出炳麟先後彙皆下帷於茲今爾多士踐而鄉縉紳先生之跡羣居力學於此也烈山氏之廟貌在前孔氏之儀型在望諸君子之芳跡遺縱在目未有不令人遐想慷慨而興起者且爾隨之名山大川凝聚精英之氣久矣其鍾於物也爲明月之珠光可照乘而其鍾於人也爲瑰瑋奇傑之士每每照耀人寰遐稽往牒道德文章豐功偉伐名實醇粹如珠之圓淨瑩潔光明不夜者未易一二錄卽孤忠勁節耿耿烈烈寔爲珠沉不爲瓦完可與天日爭光者亦數數見焉是皆無負於山川之精英所宣泄發抒者也爾多士生名勝之邦稟精英之氣人之心具有靈珠其未雕鑿之初若珠懷於水宜以詩書義理錘琢之羣居而從事學問若珠出於淵宜以明師益友攻錯之學問既成之後若珠珍於席必潔操修敦行誼以保持之則希世之珍在我矣又必什襲而藏待價而獻始不爲喪寶不然而自衒求售以暗投人豈唯與魚目共棄哉必有襲按劍之智者是以珠爲彈也恐將遺之赤水而無由索矣豈不重駁人之泣哉然亦視爾之自期

待者何如爾昔者隨侯救蛇夢而得珠蛇故弗靈於人也受刀圭之賜猶吐徑寸之奇以圖報稱爾
諸士遭逢聖代受天子樸棫薪槱之恩而不能吐胸中之奇爲珪爲璋以裨益明時非夫也則爾之
自期許以塞報稱者志宜不在小矣允若茲也豈惟不負構堂者之意哉卽爾鄉之諸先君子亦載
錫之光矣

應山縣賑荒紀事文 •

楊漣

賑粥之舉一二友人倡之郡公邑大夫主之諸慷慨士力任之眾善襄成之今幸告竣矣顧其初止
日二千餘人日用米可四石餘足耳而人漸三千漸五六千漸萬餘中間扶老攜幼之狀衣鶴而面
鵠也行繩接而坐雲集也可憐也亦可駭也往是粥事多以三月始終耳首事諸友人曰三月而榜
弗能待也枯肆而後西江掠無益已故始以二月若賑止而弗及新也腹亦無從望果也故終以四
月中間別丐子與平人畔男女分老弱男子之印手不印面婦人之與籤不手印又二三首事各有
長者深心焉是役也善夫王郡公言曰往官於此之有虞於冒濫也爲夫衙役之不以實予民也管
理人之不以心予力也而今無是也此夫嗟來而食者百人而一或不饑人富人焉而萬無一已卽

有詭逃衆人目以重倅杓合者亦其眼寶餓而出之窮計較耳無足多誅若必清而汰之狡者弗汰也怯者羞澀者且望焉而束腹以退百人焉而一不饑人冒無傷此舉之大萬人焉而一真饑人逐卽失此舉之初故惟計口而食以弗汰也爲弗失也道路之口紛謂今歲饑人糜食之早之衆之久婦孺之市無相鬻也羸弱之道無相棄也鷄犬之夜無相噥也殆爲是之故此或不必然要以見饑人焉族衆而援之長人之仁也分贏以濟之同人之義也若夫太守單騎省視憐席漏而坐者未起弗安食勞天僕饑諸人向晨而隊逐焉日下春弗安席且公堂人抗禮而手酬爵焉曰勞苦諸君諸首事人亦實忘其家計寢食施粥所凡三月而目蒿蒿焉而股掌幾圖廻焉無一人怠曰務以盡吾心終禮我者事吾聞諸夫子君子學道則愛人上好禮則民易使今日庶幾其是乎是役食指既衆糜費殊侈當此凶歉時卽斗米百錢皆諸饑人愛惜物也首事諸友人故刻銀米出入書冊并登好義民士姓名以備查核余爲附記其始終事如此

修復高貴山靈境小引

前人

應山故多山高貴當申楚之間獨秀挺萬山中插碧擰青只天在上遠近望之若形家言稱天馬者